



何冀平

在北京剛好趕上第34屆電視劇「飛天獎」頒獎典禮，「飛天獎」自1980年創辦，是電視劇的權威專業獎項，被譽為中國電視劇行業的奧斯卡。關注這個獎，因為我也曾經是電視劇創作的一員。電視劇篇幅長，一部要有三四十集，是電影和舞台劇寫作的幾十倍，但相對難度不如下兩項。

電視劇一個人寫不了，要組合創作班底，多個創作者合作水準不一，思路不同，總體把握是件傷神費力的事，我知難而退，也就很少做了。關注內地的影視作品頒獎，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視窗，讓我看到當前影視劇的發展走向，從獲獎作品的類型和主旨，看到觀眾的喜好和市場趨勢。這一屆，改編劇成為最大贏家。《人世間》《三體》《繁花》3部有影響力的小說，文學和影視跨界結合，改編為電視劇。改編，是原有故事重複上演，原創力在哪，很考量改編者的能力。既有原創的精華，又有改編的亮點，是改編劇最大的難點，也是觀眾的最大期待。電視劇《繁花》在這一點上是成功的，導演編劇功不可沒得到了獎勵。相反，主題與情節設置陷入套路，難以跳脫原有的敘事框架，忽略或減弱原著主題，就不是

獎頒給誰

好的改編。文學作品奠定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有利於得到認同，而大IP的改編成功與否，是對影視主創多方面專業素質的考量，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典型。

電視劇關注人群多，看電視劇的人永遠是多數，一部好的電視劇，可以引致一時萬人空巷，追劇是件美妙的事，每天追看能成癮，只是消失得也快，一旦新劇接替，人們馬上移情別戀。真正的好戲會成為經典，永久地保存在人們心底，時常拿出來作為對比標註。「飛天獎」一如既往地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是對優秀電視劇創作的公正表彰，這次頒獎典禮，網友評論區成為激烈的第二戰場，矛頭直指評審，我也做過類似獎項的評審，並非像網友們想的那麼簡單。

社會現實作品最易觸及引發公眾共鳴，但在深度挖掘與批判力度上顯得乏力，在敏感議題上不敢深入，以愛情親情包裹矛盾，溫和保守的作品，也為數不少。

常提到正能量，全世界都一樣，正能量永遠是主流，荷里活也不例外，而什麼才是正能量，各有各說，個人以為，藝術作品的真誠，才是最大的正能量。作品要真，評選更要真，惟有真正做到公正無私與時俱進，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保證獎項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鄧達智

南美洲離我們很遠，遠至猶似我們從地球這一邊掘地道到相反的另一邊，便是南美洲。從香港出發，無論取道北美線飛往加拿大多倫多轉機往南飛至利馬，還是聖地牙哥取道歐洲線經西班牙前往南美諸國，還是取道澳洲線在南半球飛往智利再轉機其他國家，最低花費起碼22小時，一般都需要24小時，真是遙遠的路。

相距太遠，對不少人而言，未免太辛苦。另加南美盜竊事件常被渲染：被偷被搶非常普遍……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傳開去了，不少人對前往南美洲旅行，都會抱着旅行玩樂而已，何必玩得如此危險？寧願放棄。

曾經去過南美洲旅行的香港人數量不算多，筆者來過3次，總有天涯海角人海茫茫的感受。難為那些在清朝時期交通非常不便情況下，賣豬仔去辛勤工作，勞役太辛苦，不少中國人從此客死異鄉，永難回鄉。

走進南美須注意

比較大目的地：秘魯、巴西、阿根廷等等已經嫌辛苦，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筆者今次到來的是厄瓜多爾，大家變得更加敬而遠之能不去都不去。

厄瓜多爾曾經是南美洲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國度，因此吸引不少華僑移居。近年治安轉差，傳聞過去的平靜、安全早已轉壞！出發之前不少親人朋友告誡，萬事小心！

大清早從米蘭出發，先飛馬德里再轉機厄瓜多爾首都Quito，10多個小時飛行、轉機、飛行，到達Quito，另加時差及高原反應影響，辛苦歸辛苦，但安全意識

不可鬆懈，時刻必須保持高度警覺。入住的古典精品酒店負責人也提醒我們外出晚飯在酒店附近的街道，總算安全，飯後太夜，不適宜走路回去，盡量乘坐的士。用手機拍照拍完盡快放回口袋裏去，切莫似香港人一邊走路一邊打機，這動作最容易吸引賊人，必須減少。



曾經繁華熱鬧的南美洲厄瓜多爾首都Quito漂亮甚至華美的老房子，依然無處不在。作者供圖



喬台DJ余道賢

寫給我的信

其實主持電台節目20多年，曾經收過聽眾給我的信件，可以裝滿兩個大紙箱，當然每次收到他們的信件，我也會全部一一看過，而且珍而重之地收集起來，放在我座位附近，雖然已經封塵，不過我沒有想過要棄掉這些珍貴的信件，因為我覺得今天這個年代，要拿起筆及信紙寫一封信談何容易，因為大家也早已習慣利用手機去傳遞訊息，用寫信這個方法已被人們忘掉，但他們仍然這樣做，所以自己感到非常大的支持力量。

中秋節當日，我寫字枱上面看到一大袋禮物，其中內裏有一封信，奇怪的是這封信的署名是去年離世的一位聽眾朋友。當然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神奇的事情出現，但我知道這位已故的聽眾很支持我，而且她仍在世的時候，每逢一些大節日及節目周年紀念，都會送我一些禮物。相信她知道當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再沒有機會送我禮物，所以她先交託一些聽眾延續這個美事，在這裏真的衷心感激她。

另一位是在囚人士寫給我的信。其實以往我印象當中，也會收過不少在囚人士的信件，因為他們在宵宵時間，也會寂寞。這位聽眾朋友，他說已經收聽了我的通宵節目十多年。有一天他跟獄中朋友說：「有一個深夜的電台節目，裏面播的歌曲有好多都是久違了多時的，所以自己非常喜歡，現在準備寫信給這節目的余主持。」當他告訴其他朋友的時候，大家都起哄起來了，原來在獄中很多人都有收聽過余主持這節目，這時大家紛紛提議有什麼歌曲很想聽，結果，這位在囚人士就寫了一封信給我，上面寫着40多首歌曲的名字，全部都是獄中朋友好想聽的歌。

其實我身為一位電台節目主持人，收到聽眾的信件當然開心，而且原來我有很大的使命，就是把每晚4小時的大氣電波，傳遞好聽的歌曲及訊息，能夠去到每一個角落。所以我覺得做傳媒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分享」及「陪伴」。就好像報章也一樣，每天帶出很多不同訊息，目的是希望能夠給讀者好好分享。謝謝大家的支持。



鍾倩

一些熟悉的面孔

在小區裏住久了，總有些熟悉的面孔鑄刻在心裏。比如，清潔工，他們大多來自偏遠農村，四五十歲，沒多少文化，但不怕髒，肯下苦力，一套深藍制服上身，立馬有了城裏人的秩序感。

新來的清潔工，小平頭，瘦高個，寬臉膛。他幹起活來沒有聲音，揮動掃帚，唰唰幾下，輕盈、敏捷，換得一片潔淨。再挪個位置，唰唰幾下，後腰彎成一隻大蝦狀，把垃圾簍簍掃進尼龍袋裏，又是一方潔淨。他腰桿筆直，雙眼炯亮，給人以舒適之感，但寡言少語，不善與人交談。與其他保潔員不同，他不撿廢品——要知道，廢品是順手的「寶貝」，小區裏的拾荒老人成群結隊，每天繞着垃圾桶巡邏幾趟，堪比「淘金」大軍。紙盒子、廢報紙、礦泉水瓶子，以及業主丟棄的雜物、熱水管、油煙機、坐便器等，攢多了送到廢品站，就是不小的收入，能抵小半個月工資呢。

原來，清潔工的兒子是大學老師，就住在小區裏，也許擔心給兒子丟面子。兒子上初中時，妻子就去世了，他獨自把孩子撫養長大。有時候，他拎着一捆紙盒，疊得方方正正，或幾隻花花綠綠的易拉罐，踩成扁狀，乒乓作響，送給前面樓上的住家護工。男護工照顧離退休老幹部，他身材魁梧，也不白要，空閒時下樓透口氣，遞根煙給他，或直接夾在他的耳際，但從未見清潔工點着。他自有分寸，掃院子、拖樓道、擦扶手、貼通知，天熱了還要挨個單元樓打驅蚊藥，活不停，人不停。

他穿梭在單元樓之間，只有過堂風，覺得一身清涼。老舊小區沒有電梯，上上下下，最高要爬7樓，幾趟下來，后背衣服光光，泛起大朵大朵的白色鹼花，恍若耀眼的徽章。我見過他的水壺，瓶體透明，又粗又高，一隻手握不過來。他站在一個角落裏，被私家車包圍，仰脖對飲，那樣子頗為愜意。

我最近一次見他，是那天一大早出門開會，眼看時間要遲到了，汽車被擋路出不去，回頭瞬間，我在車裏瞥見了他，他舉着手機正在拍照，姿態有些滑稽，摸了半輩子農具的手拈起手機，不聽使喚。物業公司要求上傳照片，地面乾淨如許，犄角旮旯也都敞亮，都是他的傑作。他沉醉其中，讓人徒生說不出來的敬意。我不再抱怨，很快，擋路的車主現身，有如神助。

年初辭職的女清潔工，姓錢，是東北人，說話大嗓門，幹活麻利快，手上的活兒就像長在她心裏的莊稼，收割起來駕輕就熟。兒子結婚3年，還沒要孩子，她出來打份工，掙下將來的養老錢，「指望誰都白搭，養老這事還得靠自己。」她逢人便說。她做事精幹，走路帶風，用拖把擦樓道，拎着滿滿一桶水，不在話下，一鼓作氣，從1樓到5樓，拖個清爽，像是剛剛下過一陣毛毛雨，空氣裏嗅出一絲微甜。遇到有人遛狗，狗糞到處都是，她雙手卡腰站出來，扯着嗓門怒道，一副不拍得罪人的架勢，「愛狗狗就別給他人添堵，小區環境靠大家。」說的次數多了，那些租房的年輕人覺得臉上掛不住，自覺

隨手清理狗糞，遛狗時也拴上繩子，從此，見到她低頭匆匆而過。

我經常想起范師傅。他禿頭，個頭不高，身材矮小，但幹起活來是個好把式。與其他清潔工不同，他有退休金，以前在廠裏幹過倉庫保管員，對待工作極其認真。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他就揮動掃帚唰唰掃地，兩天掃兩，雪天掃雪，從不嫌累。他愛管閒事，住戶裝修扔的建築垃圾，比如換下來的陶瓷馬桶，垃圾車不拉，按說也不是他的職責，他主動攬過來，找來鐵錘等工具，一點一點砸成碎片，有時喊來老伴搭把手，這樣第二天就會被拉走。誰家下水道外溢了，他騎自行車回家拿來工具，趴下身子疏通，搞得灰頭土臉。

那天下午放學時間，我去東面理髮，偶遇七八位清潔工，每人推着一輛三輪車，排成一「」字狀上山指定地點倒垃圾。由於是上坡路，他們努着勁兒上前。此時，迎面走來一隊身穿校服的小學生，一溜小黃帽好像一頂頂小蘑菇。只見清潔工陸續停下腳步，示意孩子們先走，他們嘖嘖喳喳不停，從遠處望過去，小蘑菇恍若高低不平的音符，一直滾落到路人的心窩裏。晚霞忽地拋灑下來，暈出一道道金色的光，打在清潔工們的深藍制服上，彷彿鍍了一層金，別樣動人，有如天空誦讀的讚美詩。

清潔工的隊伍排成了一條直線，緩緩地駛向垃圾回收站，一路上沿，嘿呦嘿呦，令我心裏一動。他們結實而熟悉的背影，深深拓印在我的心裏，像一幅色彩斑斕的油畫那樣，永不磨滅。



呂書練

錢學森在香港舞台

我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事跡早有聽聞，但前晚看話劇《錢學森》時，還是為之動容。這齣由錢老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話劇團原創演出的舞台劇，於2012年首演，曾獲第三屆中國校園戲劇節最高獎等，之後在全國巡迴演出數十場。此次作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活動之一，以「科學家精神耀香江」之名訪港，在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演出兩晚，形象化地展現這位國寶級科學家的事跡及其科學精神。

兩小時的劇目分7幕概括性地講述了錢學森的一生，劇情以倒敘形式鋪排：坐在輪椅上的錢學森由夫人蔣英推出舞台，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國立交通大學求學時期如何在烽火歲月中體會國難屈辱、激起科學救國的理想憶起。繼而是錢學森考取公費留學美國，在當地學習、工作20年，並憑出色的學術表現，以36歲之齡晉升為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

本來生活稱心如意，但在五十年代初，美國社會突然冒起「麥卡錫主義」，推動反共思潮。這場由時任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搞起的「紅色恐怖」運動把很多名人捲入，錢學森也因與周恩來特使來往而受到監視、軟禁，長達5年。當局不但禁止他

參與重大科研項目，也阻止他回國。

後因中國政府出面交涉，錢學森夫婦才得以踏上歸國的輪船。回國後的錢學森馬上投身於國防科技研究，並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火箭/飛彈研製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擔任院長的他帶領新一代「航天人」在戈壁沙漠探索，成功發射東風二號甲導彈等。

話劇在講述錢學森航天科技救國事跡的同時，也表現科學家人文的一面，包括他的愛情和家庭，以及與同學、同事和導師的相處。他與青梅竹馬的鋼琴家蔣英白頭偕老的愛情故事堪稱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劇中還特別介紹了與錢學森同期的幾位在各自領域作出貢獻的交大校友孫天佑、羅沛霖和張光斗，並描寫了喬勝利、劉愛華等年輕的導彈戰士。其中的喬勝利正是與錢學森交誼深厚的地下黨員學生喬貴先之子。當年喬貴先因為帶領團隊進行核彈實驗而保密身份，以至兒子為小時候「失去」父親而耿耿於懷。後在錢學森的開導，以及參與導彈研究過程中，慢慢解開心結，理解父親當年的舉動，自己也產生了使命感。

錢學森在美後期的遭遇是70年前的往事，卻想不到今天，麥卡錫主義的幽靈又在美國上空盤旋。這也是本劇令人產生共鳴之處。



叢仁

熱鬧的國慶檔期

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大日子，特區政府續推10·1半價睇好戲（見圖），國慶黃金檔期上演的電影，這星期先推薦在港10月1日上映的《志願軍：存亡之戰》，稍後還有劉德華的《危機航線》、成龍的《熊貓計劃》……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回到國劇這邊，國劇男神任嘉倫先與譚松韻、白鹿等合作，拍出了一套又一套爆紅的國劇，在《一生一世》和《周生如故》中，他和白鹿把古裝和現代的造型都演成了經典，任嘉倫的男神地位也因此而奠定。不過，無論他有多紅，也不會是我杯茶，正如我無法鍾情譚松韻一樣，這就是各花入各眼的道理，也證明國劇是一種極個人化的選擇，尤其現時大家看劇的屏面已愈來愈細小，在這細小的感觀世界內，觀感更是微上加微，各有捧場客，在整體傳播效果上，已難出現一面倒的情況。

話雖如此，任嘉倫古裝新劇《流水迢迢》，憑他的人氣，即使在開播後稍為落後，很快便反彈成為熱度冠軍，更在微博拿下8.1高分。據說最初網民覺得劇本犯

駁，加上第一集就出現他用刀刺殺女主角李蘭迪飾演的山村少女「江慈」，前期也多次想置她於死地，這種劇情並不討好，沒想到劇情急轉直下，兩人很快化敵為友，即使橋段有點牽強，也慢慢令觀眾受落。

任嘉倫在劇中飾演的權臣「衛昭」，真實身份是月落城少城主「蕭無瑕」，為了報父親慘死之仇，與李蘭迪以及另一男角徐正溪展開繞腦鬥智的謀略，終能為受害百姓伸冤。江慈跟徐正溪飾演的梁國劍鼎侯「裴琰」的CP感，在劇集初期實在也不弱，但隨着劇情推進，黑白分明、同情弱小的江慈發現其實裴琰城府極深，所謂照顧弱小伸張正義，也不過是為了達成他的個人目的，反而是表面看起來很狠的衛昭心地卻善良，兩人才是有共同信念。

對徐正溪一直有點印象，較深一次是他在《烈焰》中，與陳喬恩飾演上古神族夫妻白瓏與黑瓏，雖然戲份不多，也頗受好評。相信在《流水迢迢》後，他的機會會愈來愈多。女主角李蘭迪也是近年冒起迅速的女演員，《星落凝成糖》她與陳星旭的對手戲很入心，大家也認識了她。今次拍上男神，自然也給她有更好的發揮機會。



小蝶

明星效應的舞台劇

雖然話劇在香港植根數十年，大部分市民仍是從未進過劇院觀看舞台劇。表面看來，如果能拓展這個藍海市場，似乎會令主辦機構賺大錢，同時亦能令這項表演藝術蓬勃發展。可惜香港舞台劇從業員努力耕耘數十年，雖然已有不少進步，亦有一些劇團擁有鞏固的捧場客，每次演出都賺錢；可是，整體而言，舞台劇觀眾的數目始終與電影和電視觀眾相距甚遠。

為了吸引觀眾們進場觀看舞台劇，很多劇團採用的其中一個有效方法是邀請明星或藝人演出。

當然，有藝人參與也不一定吸引到大量觀眾購票入場，因為藝人分為很多等級，亦各有不同的知名度和觀眾緣，一些由四五線的電視藝員演出的舞台劇並不能為製作公司帶來可觀的票房。跟紅頂白是具宇宙性的事情，人愈紅便愈能令觀眾乖乖地

送錢給你。因為你的知名度而購票的觀眾並不是想看一齣有藝術價值的劇，而是告訴別人他有辦法取得別人拿不到的戲票。

所以，若能找來一線藝人參演，由他們自帶的觀眾流量便會自動過戶到劇團的觀眾席上。事實上，這確實是百試百靈驗的票房保證方程式，原因是連不是舞台劇的慣常觀眾也會抱着看明星的心態購票。

曾經多次，只要有明星參演的舞台劇票房一開，所有門票立即被搶購一空，全城好像都在為了爭奪一張戲票而拚命。一次，一位朋友與我吃飯時，牢牢看着手提電話，原來她正在網上輪候戲票。飯後，我們逛街20分鐘後，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曾經輪到戲票。可是，主辦機構發出通知時我們剛巧走在街上，她沒有留意。5分鐘後，她獲得購買的資格立即被取消，令她很懊惱。

有一次，一班前舞台演員坐在一起，嚷着要找一名即將演出的名藝人為他們訂

票。不過其他人叫他們打消念頭，因為根本不會拿到戲票。我沒想到連曾是演員的他們也會那麼瘋狂，令我駭笑。我也曾多次被人託我靠關係為他們購買一般觀眾不易獲得的票，我只好厚着臉皮請製作機構的人幫忙。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件樂事。因為一來我不欣賞該演出者，不會花錢觀看他的演出或勞神搶票；二來我不想甚至不是為了自己而欠下人情。可是，人在江湖，有很多事情即使自己不願意也要做。

又有一次，另一名知名藝人演出，有人託我購票。我早已暗示那不會是一齣好戲，因為單看創作班底和男主角便可以預測演出水準。可是，又是明星效應作祟，對方不聽我的勸阻，結果當然後悔不已。

香港每年有接近100齣舞台劇上演，當中有些是有水準的。即使沒有明星或藝人的加持，本身已是一齣好戲。希望大家支持戲劇藝術，而不是明星的口袋。